

Light Year



主编：胡杨

光年

SUIYING WU XIEYANG

碎影舞斜阳

竹帛文锦
工作室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Light Year



光年

竹帛文锦

工作室

主编：胡杨

SUIYING WU XIEYANG

碎影舞斜阳
藏京书章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碎影舞斜阳/ 胡杨主编. —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5.1
(光年)
ISBN 978-7-5414-6954-1

I. ①碎… II. ①胡…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982号

光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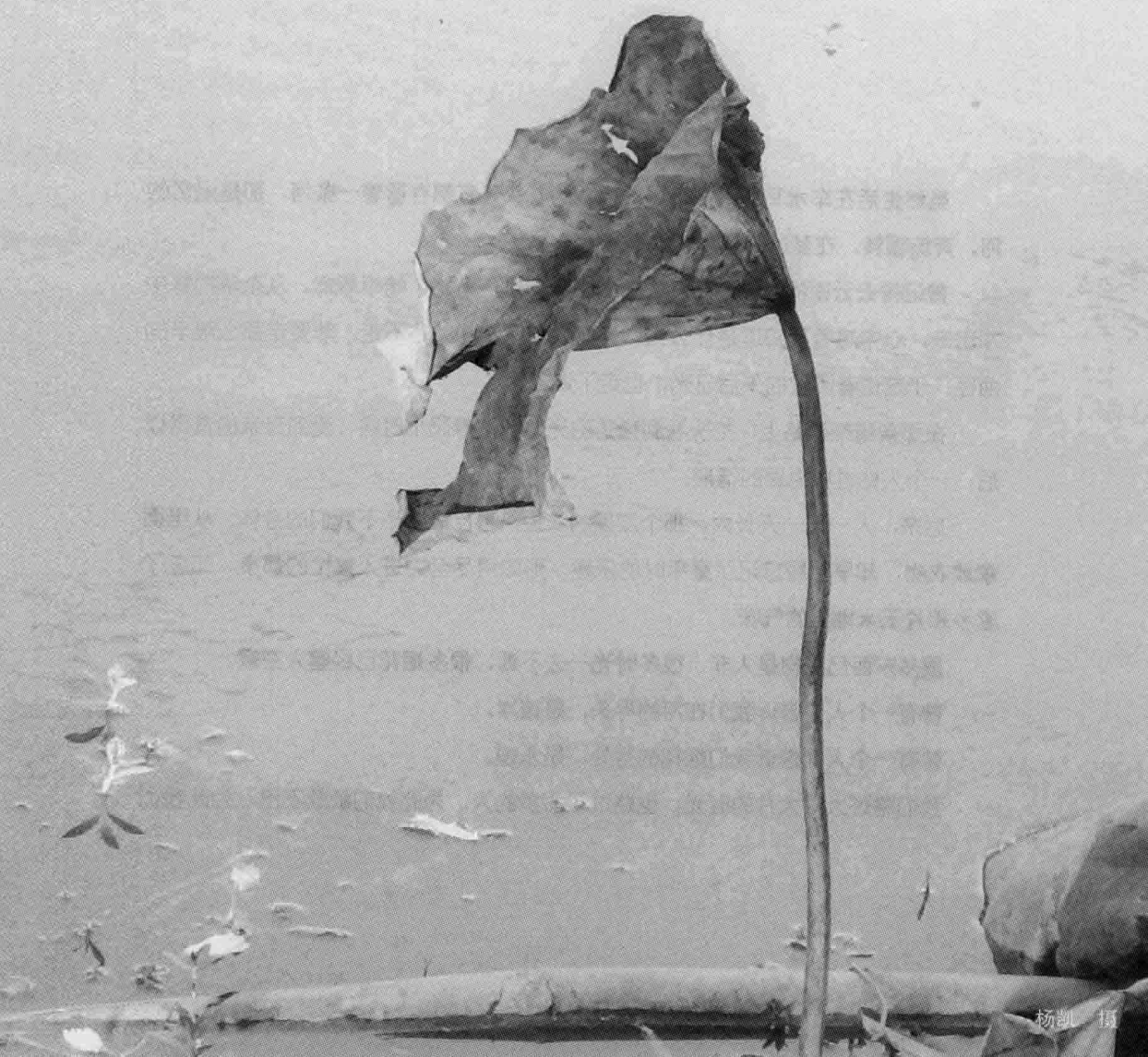
碎影舞斜阳

主编: 胡杨	责任编辑: 朱凤娟
特约编辑: 竹帛文锦工作室	装帧设计: 李昱
摄影: 杨凯	封面摄影: 杨凯
责任印制: 郁梅红 廖颖坤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电话: 0871-64186745
邮政编码: 650034	
排版: 云南君和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印装: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5 插页: 3 字数: 280千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14-6954-1 定价: 25.00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装质量监督电话: 0871-64109709

荷花



卷首语

河 水 彼 岸 有 烟 花

虽然生活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但我的心头一直都存留着一条河，那是记忆的河，奔流辗转，在梦的此间，梦的彼岸。

曾记得去云南的时候，在勐宋的山中看到过一条路，崎岖蜿蜒，从杂草荆棘中冲出来，心中想着不知道是什么人，竟然放着宽敞的大路不走，非要走那么艰辛的曲径。于是借着闲散的午后日光，也走了进去。

在那条错杂的路上，抬头看到稀落的光，忽然想起小时候，受到母亲的责骂以后，一个人钻进衣柜里的情形。

后来，人一天一天长大，那个漆黑的衣柜，早已经容不下我们的身体。从里面拿放衣物，却早已经忘记了童年时的乐趣，形如用尽全力进入繁忙的都市，却忘了家乡那片玉米地里的气味。

很多东西已经物是人非，很多时光一去不返，很多烟花已经堕入空寂。

曾有一人，告诉我们在河的尽头，是彼岸。

曾有一人，告诉我们烟花的落处，是永恒。

我们路过大片大片的时光，也路过了太多的人，为此我们歉疚不已，为此我们

怅然若失。年少的时候，把烟花绽开的瞬间误以为就是天长地久，可以用华丽的辞藻将所有的海誓山盟写到贴着贴画的笔记本上，吟唱着那些如今已经老掉牙的声声念念，在山坡上对着满目轻风吟诵无人懂的诗词。体会着青春的寂寞，把古人的和今人的都留在了自己的心上，那时的日光鲜活，目光生动，单车的车铃声穿过松涛，手可以不容迟疑地捧起泥土。就如同那首歌里唱的：“是否你走过了我身边，恍恍惚惚一瞬间。”多少人在梦中回到从前，多少人期望那不是在梦里。

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意恋落花。桃花不在，人面全非。

不如再去走走从前走过的路，不如再去想想曾经念过的人，不如再去看看已经更迭的景。趁着年少，心中还怀着梦，把那些河流和烟花都存下来，在那之后，就是彼岸，是永恒。

幻境录

糖糖.....	商夏周	152
云深不知处.....	楚拂心	164
梔子.....	李超	180
老丁出现.....	老丁	191
翠竹园.....	罗亚晴	197
关于空间的虚构.....	吴健雄	202
张府寿宴.....	邓若虚	214
烽火戏诸侯.....	马岳 午生 木子懿	220

录目

青春梦

十一楼的童话.....	刘一寒	003
那是去年冬天的白雪.....	江易菲	010
花开花落知多少.....	王子安	032
他乘着时光穿过云雾.....	爱丽丝	040
折子戏.....	白雪	047
故城.....	婴宁	071
墨翟.....	马东	083
青春流淌在记忆的边上.....	麻宁	094
马勒的精灵.....	李萌	106

彼岸花

1+1=2.....	老丁	125
埋于地道的料峭夏天.....	王晓虹	134
碎影舞斜阳.....	四月	148

Q I N G

C H U N

M E N G



青春梦

十一楼的童话

那是去年冬天的白雪

花开花落知多少

他乘着时光穿过云雾

折子戏

故城

墨翟

青春流淌在记忆的边上

马勒的精灵

十一楼的童话

刘一寒

男，山东人，生于1981年。曾创办苹果树中文原创网。获得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我叫阿成，做古玩生意，和许多行内的商人一样，整天忙碌于各种应酬。沉着冷静，圆滑世故。我有很多顾客，很少朋友。

父亲生前是个古玩商人，所以我十二岁便子承父业地干了这一行。十几年来，我习惯了在明朗而空旷的大厅里微笑着和各色人等商谈着各种货物的价格，烦琐而乏味。我今年二十六岁，属虎。现在我是古玩店的主人，父亲已在五年前故去。

我的女朋友叫小艾，我们住在海边一座楼内的十一层，小艾喜欢趴在阳台的栏杆上俯视大海，她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海边的泡沫里有人鱼公主的灵魂，她甚至说，在海的深处可以听到人鱼公主的哭泣。每当这时候我都会笑着抱抱她。我喜欢她的简单、明丽、干净、单纯和孩子气。她是个幼儿教师。

我习惯了那种随着潮涨潮落安宁又平静的日子。

最近小艾早晨总是匆忙地离去，直到很晚回家，并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十分沮丧，一脸晦气。根据经验，我知道是她妈妈又病了。虽然小艾是我的女友，但老太太对我的态度一直不好，我们之间也很少说话。她曾不止一次地说不喜欢我，更不

希望小艾嫁给我，但她爱小艾，像我一样地爱着她。

小艾很小就没有父亲，据说是死于地震，那次地震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一个西部城市，小艾现在和我一块住在青岛，地震后便搬了过来。

据说就是那场地震让小艾的妈妈得了场大病，病情时好时坏，极不稳定，这场病缠了她大半辈子，以至于到现在还时不时地犯。

小艾曾几次要求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她淡然地拒绝了。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她是个坚强而倔强的老人，尽管身体如孱弱的孩子。

她的病很糟糕，大夫说不甚乐观。

小艾哭着埋怨她，身体那么差还要回老家，去了十几天连个招呼也没给我们打。

小艾已经连续做了好多天噩梦，梦醒后便瞪大眼睛望着天花板出神，有时还痴痴地问我许多问题：

“你说人鱼公主为什么要离开大海？”

“爱情是不是可以让她剪开尾巴？”

“但是她一上岸就不会说话了。”

“你又会爱我到什么时候？”

我无法回答很多问题，但我一直爱着我的小艾，像人鱼公主爱着她心爱的王子一样地爱着她。

也许小艾受的刺激太大了，这一次老太太的确病得太重，于是我让她在家休养，我去医院照顾她妈。

虽然病重，老太太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冷不冷不热。在医院惨白的灯光下，她的脸色苍白，眼窝深陷，原本弱小的身体更加的瘦骨嶙峋。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相对无语。每次做完我的工作后，我总是很知趣地关上房门，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抽烟或者看小说。

有一次她竟出乎意料地叫住了我，说闷得慌，想找我聊聊天。她住的是单人病

房，护士们一如既往地冰冷得如同走廊内的水泥砖。

她略带歉意地朝我笑笑，抿了一下嘴，很不自然地问生意还好吧，又问是不是工作很忙。看着她憔悴的样子，我甚至忘了她以前对我的厌恶。

我们谈得还不错，她甚至谈起了她的戒指，她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货色？”“七星翡翠。”我早就注意到她那天带着一枚不同寻常的戒指。我也只从我母亲那得来过一只，据说是成对的，后来却成了一只，父亲也没提起过，直到他老去。

她淡淡地笑了笑，很优雅地说：“是吗，我有二十多年没带过了，却不知道这么贵重。”

以后我们就很少说话了，她的病情也渐渐好转，生活渐渐能自理了，但她的确闷得慌，小艾每天都给她买一堆报纸。她迷上了看报，戴着老花镜看得很慢很仔细，有时候甚至连一则小广告都看好几遍。对她来说，仿佛读报的日子多长，一天的日子就多长。

我和小艾依然过着平静的生活，我们打算年底结婚，老太太没提意见，还居然答应将来和我们一起住，这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小艾用手喜滋滋地盘算着日子……

老太太最终没有和我们一起住，她又住院了，这一次更重。

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一个陌生的老头木讷地站在床前。她费尽全力挣扎着坐起来，艰难地睁开眼睛：“你来了？”老头点点头，随即扶她躺下并关切地说好好养病，她顺从地躺着，什么也没说，笑了笑便满意地睡了。手上的戒指在惨白的灯光下灼灼发光。

当天夜里，她就死了，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生命是脆弱的，人生就像一只鞭炮，随着生活的导火索燃尽之后，“啪”的一声便什么都不存在了。

一刹那间，世界仿佛很小，也很静，时间全部静止。

老人茫然地望着她的遗容，喃喃地说：“我错了，我想对你说对不起都没来

得及。”又说：“走了啊，走了好啊，没什么烦恼了。”他颤巍巍地从医院出来，不停地走着，穿过川流不息的马路，穿过鳞次栉比的楼群，缓缓地坐在无人的沙滩上。

第二天，老人悄无声息地走了，只留给我们一封薄薄的信。

十几天后，郊区的一幢高楼上跳下一个老人，自杀身亡。

年青的大男孩江川爱上了年青的姑娘卓小凡，卓小凡也深爱着江川。

江川送给卓小凡一只戒指，翠绿的翡翠戒指，上面嵌着七个小星星，像小孩扑闪扑闪的眼睛。小凡每天都戴着它，有时候不经意地看看都能引起会心的笑，她现在就开始憧憬幸福了。

小凡夜里做了个梦，梦见江川和她快乐地生活在一起，醒来时发现自己眼泪都高兴地流出来了。在爱情的赛场上，小凡已经抓住了幸福的尾巴。

要不是另一个女孩的出现，小凡的幸福还将是一只连着长线的风筝，一头是自己，一头是江川。可是那个女孩把她幸福的长线剪断了，小凡成了断线的风筝，拖着长长的线在空中飘忽不定。

老天就爱和人开玩笑，它捉弄了卓小凡，并让她黯然地退下翡翠戒指。

后来卓小凡走了，离开了那个给她欢乐，也给她痛苦的城市，去了西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后来听说她和封锐结婚了。

封锐是个老实人，他比不上江川的爽朗、阳光、帅气和对自己的温柔呵护。但封锐踏实、聪敏、细心。虽然他不会说些缠绵的情话，但他会在她冷的时候不动声响地递上件衣服，累的时候帮她做些活，他还可以在她烦的时候静静地听她唠叨，怒的时候傻笑着包容她的怒火。

如果说江川是块雕琢精美的玉，光彩夺目，美丽照人；封锐充其量是一块到处都能见着的石头，俯拾皆是。

如果江川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挥动着神奇的指挥棒演奏爱情；封锐也就是一老实巴交的农民，日复一日地在爱的土壤上耕耘着。

卓小凡喜欢江川的明丽夺目，不喜欢封锐的平淡无奇。

所以，卓小凡不喜欢封锐，甚至有一点讨厌他。

封锐浑然不觉，他喜欢她，这就够了。他是个老实人，老实得咬定青山不放松。

卓小凡最后真的和封锐结婚了，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那个以前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封锐。她对自己的感觉甚至感到了好笑，那种感觉就像一只空空的杯子突然装满水一样，随时都有把幸福溢出来的可能。最后她给自己的答案是她爱上了封锐的老实、实在和脚踏实地，爱上了他给她经常做的粥和菜，爱上了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很多东西。女人总是在爱的包围中昏头昏脑、糊里糊涂地放弃抵抗，卓小凡也是，她好像又感受到幸福的呼唤了。

卓小凡心里充盈着幸福的憧憬，江川在她心里也慢慢地由清晰变得模糊，渐渐地她已经记不起他的脸。

三年后，封锐有了女儿，母亲不是卓小凡。老天再一次捉弄了她。

当她发现封锐的不正常时，事情已经晚了，就像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一样，“生米已做成熟饭了。”

封锐已不是过去的封锐，不再是那个踏实、细心、老实、实在的他了，渐渐地他变成了另一个江川，风流倜傥而又放荡不羁。说他放荡不羁勉强了点，但说他不安分却一点也不为过。

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婚前一套，婚后一套，卓小凡的心里很难受。

因为她败在一个女人手里，这个女人让她败得心灰意冷，体无完肤。她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愿落到这种地步，她真的伤心了，但她却似吃了黄连的哑巴，一个字也没吐。她是个聪明女人，聪明的女人一般都把悲伤留在背后。像许多聪明的女人一样，卓小凡想黯然而体面地退场。

卓小凡离开了那个西部遥远的城市，回到了家乡。

卓小凡带回了封锐的女儿。孩子的母亲难产死了，她在临死前希望卓小凡能原谅自己并帮自己抚养孩子。她叫卓小雅，卓小凡的妹妹。

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很长时间她一直徘徊在爱与恨的边缘。她不明白为什么卓小雅会把孩子托付给她，她心里还是有很大的隐痛的，她不会也不想再叫她妹妹，她提起和想起她的时候都直呼她的名字，“卓小雅”，态度坚决，意志坚定，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仿佛她们来自两个世界，陌生得从来没相识过。

卓小凡不再相信男人，她痛恨江川和封锐对她的伤害，准确地说，她已经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伤得痛入骨髓，入髓三分。但她又忘不了他们，仿佛原本尘封多年的老照片，一旦打开，便突然清晰起来。她想，女人要信命，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命不好，所以，江川离开了她，封锐也离开了她。

卓小凡看着卓小雅的孩子慢慢长大，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她为男人伤透了心却养了她的孩子，她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答应卓小雅。她时常认为自己傻，白长一副聪明的行头。

随着时间的缓慢推移，她看着孩子开始蹒跚学步，开始牙牙学语，这些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她开始有点喜欢她了。那个小小的，弱不禁风的孩子，她开始为她的高兴而高兴，为她的伤悲而伤悲。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后来，孩子成了她的全部，她成了一个为孩子付出全部的母亲。

卓小凡终于明白卓小雅让她抚养孩子的原因，爱，是爱，让她忘了卓小雅对她的伤害，忘了封锐对她的伤害，也使她忘了一切的伤害和痛苦。做母亲是快乐的！

她和孩子在青岛深居简出地生活了二十几年，日子过得安静平淡。

我的父亲叫江川，母亲便是夺去卓小凡的男友江川的那个女子。小艾的父亲叫封锐，她的母亲同样夺走了卓小凡的丈夫。我们似乎在同一个背景下出生，一边成

长，一边谢幕。

封锐说：“我错了，我对不起卓小凡。”边说边落泪，花白的头发下老泪纵横。

封锐说：“我是个不知好歹的人，如果卓小凡还活着，我希望她惩罚我，可是她连一个受惩罚的机会都没有给我。”

封锐终于有了机会，郊区跳楼自杀的就是他，他选择了死来惩罚自己。

我的父亲江川已经故去，我不知道如果他活着会怎么面对？我想母亲也不会知道了，她和父亲同时去的，五年前那个弥漫大雾的早晨，他们驾车遇到车祸。

许多天后，我和小艾站在窗前，十一楼的高度在视觉上让人眼界开阔，我极力地望着远方的云卷云舒，潮起潮落。

我喜欢这样站在楼上和小艾一起看风景，欣赏花开花谢、日出日落。

我喜欢海，所以我相信大海每一天都是新的，并坚信天空大地是这样，太阳月亮也是。

大海在咆哮声中翻腾着巨大的浪花，一次次倔强地冲向沙滩。成堆的泡沫随着浪头上下翻滚，抛向空中，散落，再抛起。

童话里的人鱼公主为了救自己心爱的王子，最后也成了泡沫。